
水泥娜娜組BGM: [\(150\) Immutable - YouTube](#)

世上最凶惡的魔王，被世人寄予最有希望的勇者，以性命作為代價進行封印，結束長達十年的人魔大戰。魔王封印期間，無一有魔族試著復活魔王，但在那場連神也參與的大戰後，魔族勢力已經削弱非常多。世界可以說是迎來人族大勝利的時代。只不過和平久了，少了魔族威脅下的野心也浮現出來。在這片大陸上，以前是人魔大戰，現在變成人與人 / 國與國的戰爭。雖然世間紛爭不斷，世界領袖還是有注意魔王封印問題。勇者的封印，經過歲月流逝會逐漸薄弱。領袖們發現最後勇者家鄉的人，似乎有受到神的恩寵，隔百年都會誕生與勇者有同樣金色瞳色的人，那人天生就有如海量般的魔力，而這點就是被他們看中的原因。領袖們在魔王封印的地點上，蓋出一座高塔，作為維穩封印的機關。而實際運作，是要把特定的人關在塔內，將體內的魔力運輸給封印，直到死亡。他們給可以擔任這個位子的人，一個很好聽的稱呼“黃昏公主/王子”

擁有豐厚魔力的人，壽命都會比常人超出非常多。每代王子/公主能撐著封印的年限也都不一樣，每當一個倒下，他們才會去找下個接手。固定去勇者的家鄉，找尋新的公主/王子，他們不會教導新的公主/王子太多事情。對他們來說，公主/王子就只是個消耗品，只要關在塔內，世界就安全了。

娜什一出生，就有雙明亮的金瞳。全家鄉的人都在歡呼著，守護世界的新公主誕生了，並派人通知王國。照慣例過沒幾天，王國就送來一筆可觀的金銀財寶作為獎賞，並特意吩咐人，要好好“照顧”公主長大。收下金錢的人都懂，趁娜什還是沒自主意識的嬰兒，將她的雙親惡意的解決掉。歷代公主/王子，都不能有家人，這是家鄉管理者的秘密。毫無所知的公主，天真無邪的長大。她戰鬥天賦異常的好，沒人教學就懂的使用魔法，擅長攻擊、用於保護。常仗著被寵愛的身份悄悄溜出去，到西邊的山上一遊，到東邊的海玩一天，沒人阻止的了她。有時惹出麻煩事，周遭人沒怨言。都是機械般的回覆：公主惹出什麼都沒關係，只要不要離開這裡(家鄉)，這裡隨時都是妳的避風港。

看似自由，實際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娜什第一次遠離家鄉一晚，被找人找紅眼的照顧者粗暴抓回來，看著平時慈愛無私的人，露出不曾見過的兇狠樣。就算抓回人，也不斷狠踹牢籠，對著她辱罵不堪入耳的字詞。年幼的公主初次碰到這回事，很早就哭累昏睡過去。隔日起床，發現自己躺在自己的房間裡，今天來敲門送早餐的人，不是熟悉的照顧者，而是從沒見過的年輕男子，那人把餐點輕輕放在床頭，單膝向她跪下，自我介紹說他是頂替前個照顧者的人，叫路得希維。照顧者換人，這種事她有經歷過。小公主問原本的人呢？新人回答她沒聽過的答案：『我想您應該不會被三流的催眠修改記憶。』說完就起身鞠躬退下。

新來的人跟昔日的照顧者們一比，非常的不同。他懂得很多外面知識，但不懂怎麼做家事。會粗魯的把她的衣服搓洗破，但也會很溫柔的替她梳髮綁起辮子。除了行為和知識點不同外，似乎連膚色也...不同？明明平常大家都膚色都差不多一樣，但到了晚上。有次深夜娜什下床去倒水喝的時候，撞見新人待在書房低頭看書的模樣，那時候新人的膚色，是正常人不應該會有的青灰色。那晚發現的事情，她當作小秘密藏在心裡。

小公主非常喜歡新人，喜歡到甚至會給對方取匿名。小女孩總愛跟在男子身後，路希、路希的叫著對方 每當這樣叫，男人都會露出無奈又寵溺的笑容，把人抱起來，聽聽任性的小公主又想幹嘛。以物理實際面的照顧來說，或許他不夠格。但心理上，他是優秀的照顧者，也是優秀的魔法老師。只有他們的狀況下，路希教娜娜各種魔法與應用。看著對方用魔法變出的小煙火在他們間散開發亮，小公主的眼睛都亮起來。

當娜什成年的那年，當代的公主也倒下了。一開始握有娜什資料的王國，馬上派人來恭賀她即將成為新一代的公主，而入職(塔)典禮，會特意挑選她生日那天。「全世界都在那天，為妳生日慶喜。聽起來很棒，對吧！」王國使者得意洋洋的說道，同樣留下一筆可觀的財產後離開。沒說用途，但管理員們都樂呵呵的收下，說會為娜什辦最棒的生日宴會。配合大人們笑著歡呼的娜什，回到只有她和照顧者的家後，馬上垮下臉，轉頭尋找著可以給予安心的身影，這次也同樣在書房找到那人。「路希...」習慣在夜中對方是青灰色的肌膚，只是沒想到這次連頭上的角都露出，娜什不禁愣了下。

被呼喚的男人面色凝重走到她面前，似乎猶豫想說什麼，隨後又注意到娜什的表情，彎下腰伸手撫摸她的頭髮「已經成長到可以識破的程度了嗎，真厲害。」像最初見面那樣，他牽著娜什的手單膝跪下，「...娜什，我是魔族。」「或許妳可能不信，我不是來傷害妳。」收緊牽住的手，眼神溫柔，「...我好喜歡妳聽到新奇事閃亮亮眼神，還想看更多。」「貪心到想直接帶妳去實際看看。」

話說完，路得希維背後展露出大片灰翅，垂下住包覆他們。第一次實際看到魔族面完整貌的娜什，反應不過來。為什麼魔族會來靠近她？特意潛伏多年是為了什麼？事到如今為什麼會挑今天向她坦白？感覺手被放開，才著急抬起頭，「路...」她被眼前畫面一驚，話都卡在喉內。路得希維的身影逐漸淡薄消失，漸漸透明的大手揉過她的臉頰，男人憐愛吻上娜什的額頭，「若相信的話，我會在你生日那天回來。」當她反手想抱住人時，路得希維已經消失了。握緊雙拳，成年的公主第一次露出難過表情，蹲在地上抱膝低喃抱怨著，「.....好歹先聽我反應在離開嘛，笨蛋路希。」很早之前，因為對方跟周遭人各方面的不一樣，早就有起猜測。曾經猜測他的種族，沒想到是對立面的魔族。早就明白，自己的宿命或許會被束縛在這片土地到死亡。而現在有個故事中邪惡無比，陰險萬分的魔族喜歡她，還喜歡到想帶走。

先不問魔族喜歡的定義和他們常人有沒有不同，但光知道路希喜歡她，好像就不用管這麼多了。抬起有點紅的臉，看著窗外的滿月。突然覺得兩個月的等待好漫長。做出那樣的發言，害人不禁期待起，她的王子會怎麼帶走她。

剛回到魔族領地的路得希維，跪在地上喘著適應轉移魔法的不適應。

「...你殺了公主？」身著黑色長袍的人走到他身邊，還踹了一下小腿。

「沒有...2個月後，會照常舉行繼任儀式。」

「暗殺失敗？」

「.....你不是一直很想研究封印魔法嗎？機會來了。」

「啊...鐵木頭也會開花啊。」

「囉嗦！」

他們邊抬槓邊走入一間充滿骸骨還有各種魔法器具的工坊。工作桌放著一件破舊的女用禮服。「上面的魔法術式，來得及修復嗎？」

「早就好了，只是……」

「還有其他問題？」

「尺寸要修改，你害的。」

「欸……嗯，抱歉。」

路得希維消失的隔天，娜什還苦惱著要怎麼隱瞞他消失事情，不過這件事當他跟其他人接觸後，就發現……大家似乎都忘記路德希維這號人。

「店內怎麼會進沒什麼人喝的咖啡豆？」

「娜什公主，妳什麼時候把衣服送過來修補的，我怎麼沒印象？」

「負責照顧娜什公主的人？啊……現在重病中，還沒康復的樣子。」

「「娜什公主真棒，只有一個人也可以照顧自己的很好。」」

路得希維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跡似乎被有意抹除掉的樣子。她不禁想起前任照顧者在對她施暴後，替換成路希，大家也幾乎想不起那個人的樣子。

『我想您應該不會被三流的催眠修改記憶。』

路希第一次見面說的話，她現在懂了

既然大家都想不起，也默認她現在獨居一人，那也樂得輕鬆，不用應付他們。一個人練魔法，一個人生活。

……笨蛋路希，大笨蛋。

將思念洩憤在原本屬於男人臥室裡的枕頭上，公主氣呼呼的用力拍打幾下，洩氣趴在上面。2個月真的太久了

『確定要這樣做？』

『做到這種程度，差不多可以報答你們收留我的事吧？』

『……這裡的人從沒想過要拿回報才收留你。』

『抱歉，但也是為了我自己。』

『好吧……』

到了生日當天，早上的宴會狂歡到了中午，眾人目送公主回到屋內準備下午的繼任儀式後，所有人一同的停下慶祝，開始各自清理、收回、打掃，不過一會鎮內景色就恢復往日普通模樣，彷彿早上的歡慶是不存在那樣。

已經等人等了2個月，又多加半天的公主，已經快維持不了臉上的笑容，一回到家又要往無人住的臥室打枕頭出氣。只不過沒料到那邊已經有人在等著他。

一位穿著跟她同樣禮服的女子，背對著人站在房間裡抬頭喃喃自語。

是入侵者？

馬上反應過來的娜什，抽出藏在裙下的匕首，準備時機撲過去壓制。

「娜什！」撲上去瞬間就被一雙大手摟住腰部撈回來，她抬眼一看，發現是想念很久的路得希維正抱著她。

「路希!!!」拋掉手上的東西，轉身用力的抱緊人，力道還大到反把對方撲倒。「我...」話還沒說完，穿著黑色禮服的女子已經走到他們旁邊。

『就這樣抱著別亂動。』身形是女性，但講話的聲音明顯卻是名男性。等到對方蹲下來好像檢查什麼，娜什才發現對方跟自己長的一模一樣，差別差在左眼是純白色。

「洛迪，術式是一樣的嗎？」路得希維聽從吩咐雙手緊緊摟住娜什的腰，現在也沒做多少隱藏，直接是魔族的外型現身。女子...或者說青年？低頭檢查娜什身上的禮服，最終在胸前的繩結抽出一條銀絲，綁在自己身上。

『這樣就不會發現被替換掉了。』

「有點難以置信，這麼簡單就可以替換掉.....」

『也不想想那群傢伙專心打仗幾年了？從造塔開始就沒進一步維穩或改善了。』他們倆人之間的對話，娜什聽不懂。但聽到替換這詞，大概就猜出他們接下要做什麼。

「所以.....這位是要代替我進...塔？」重新檢視對方，發現除了眼睛顏色外，禮服披肩顏色也有不同。自己身穿禮服是鮮豔的黃色披肩，而對方是陳舊的酒紅色。

『禮服是跟死人借來的，顏色不同很正常。不過對他們來說，只要確保禮服上術式進塔內是能維持運作，其餘事不管也沒差吧。』

路得希維抱緊懷裡的人起身，讓娜什坐在大腿上繼續聽著難得講解。

『這禮服，裡面刻上魔力增幅的高階符文，是一件好東西。每一代公主與王子都被要求要穿上這件進塔內，除了是幫助維持封印外.....』

『也是禁錮裡面人不能出來的囚服。』

『這位公主要是穿著這件進入，就跟前面的王子公主下場一樣，等到死去才會被抬出來。』那人拉起娜什的頭紗，調整一下改配戴在自己頭上，黑色的紗布層層蓋住那白色的眼瞳，黑色的紗布層層蓋住那白色的眼瞳。

『好了，課堂下課，』他起身拍了拍裙子，『新人差不多該出去了吧，這沒你們的事。』他坐在客廳椅子，翹起腳擺出一副悠閒的模樣，揮揮手趕人走。

「.....走吧，娜什。」路得希維橫抱起人，往後門方向走。在經過那人時，露出複雜的眼神，低頭避開不再去看他。

「等等...路希、」事情整體來的又快又緊湊，根本沒有她可以發問或插手的餘地，在被抱出家之前，只來得及對那陌生人說謝謝。而背著他們的那人，只是緩緩揮了揮手回應。

路得希維張開雙翼，抱緊娜什飛上空中。他們在天上看著，鎮長帶著王國士兵進入家內，將假替她的人，看似恭敬實際是用對待犯人的方式強硬的帶出來。

「.....不管看幾次，都不禁覺得人類比魔族惡劣。」路得希維不悅的看那群士兵，微微收緊抱人的手，「惡劣太多了.....」

在不驚動人類的目光下快速趕到這，花費的時間比他們預想中的還要長，還好有及時趕上。光想到若是晚了一步，下面被那樣對待的人是娜什，他可能會理智斷線做出破壞計畫的舉動。

同樣看著手腳被銬上鐐銬的假公主被推拉著進入列隊最前面，即使猜測可能會有那樣下場，等實際看到還是不禁讓人心寒，娜什忍不住緊揪路得希維的衣領。

口口聲聲說公主是很重要的存在，是珍貴的人，可現實上卻是那樣的對待。

地上的人們都忙著注意周遭，一部分盯著公主，一部分警戒著周圍，都沒有人注意到天上的他們。

「...進去後直到死亡才能出來，那他為什麼要代替我進去？」

「魔族一直都有試圖想讓魔王復活，這點妳知道吧？」

「嗯....」

「洛迪，就是那傢伙。五十年前是我母親帶回來的，滿身血汗，又髒又弱小的.....」他回憶道，「有幻影魔法下，妳可能看不出來，白瞳那邊其實有條很長很重的傷，那時候差點救不回來。」大手在娜什左邊眼上畫下一長條比擬那人的傷疤。

「不知道他在人類那邊遇到什麼事，後來康復主動說要幫魔族忙。」看著列隊到達目的地，昔日的好友被粗魯推進塔內，他嘆息的閉上眼不忍再看，「.....『說是對塔和這城鎮有帳要算。』所以這次作戰他要進塔內研究封印並解除掉。」

該做得道別已經在出發前做好，後續也只能向魔神祈禱友人計畫可以順利進行。

「任職儀式結束，該走了。」抱好世上僅剩的重要之人，他頭也不回的離開這裡。

「.....人家感覺之後還會見到面。」待在懷裡聽完這些事，她伸手撫摸上男人臉龐。「不是安慰話，是直覺呦。」

「啊啊....我相信妳。」

他還記得。

絕望的女人在腹內發現意外的小生命後，情緒轉變成喜悅的瞬間。

母性使她變得堅強，即使身在牢獄內，也不斷對那盼望已久的寶物傳達微小的希望，世界的美好。

直到生命燃盡前，不顧靈魂受損，也要分出力量保護她的孩子。

腥臭的肉塊，濕軟的泥土，濃厚的水氣，冰涼的水滴，昏暗的天空。

那是剛誕下的生命對這世界第一印象。

路過的商人夫妻剛好救起強裸時期的他。

世界是美好的。

記得生母曾經講過的字句，有養父母的關愛，他是這麼相信著。

.....

如果沒有這雙金色瞳孔，如果沒有隨著行商父母來到這小鎮的話，他可以相信到死去都不會質疑吧。

塔內的環境出乎預料的正常，空氣中沒有讓人不適的氣味，牆面撇除遮掩不了的抓撓痕跡，都蠻乾淨的。雖然說乾淨但同時什麼都沒有就是。

裡面空無一物，唯一特別的是地板。疑似水晶材質，上面刻畫著繁華複雜的紋路。

這大概就是封印魔王的東西吧。

揉了揉解下鐐銬的雙手，現在只剩自己在，便也解除幻影魔法。一陣煙散去，女子身形被拉高拉回男性體型，黑髮也退去變回原本的墨綠色。

他眨了眨白黃異色的眼，雙手往臉往胸往腰摸一回，這邊沒有鏡子，只能透過自我檢視及觸摸確認是不是有解除好魔法。

現在已經沒有可以浪費魔力的空間，能避開多餘麻煩就必須得避開。

沿著牆壁摸一圈，可以發現上面有刻一些暫停身體機能的符文，還有讓人睡眠的符文。「....看來都是想讓消耗品在睡夢中離世嗎。」不屑笑那些上位者的偽善，想到生母也曾經被關壓在這好幾十年，忍不住怒意重捶牆面。

不把時間浪費在無異議的地方，他解開披風讓自己有東西墊著，好跪著的時候不會讓膝蓋痛。

從封印的外圈開始檢查起，不難發現長久只有反覆充足魔力，沒有人仔細調整維護的狀況下，封印已經弱化非常多。

在自己魔力耗盡之前，把封印解開的可能性很高。

這大概是繼友人有喜歡人存在後，第一個讓他高興的事情。

.
.

『你有想過你可以在裡面撐多久嗎？』

『現在這樣.....或許三十或四十年，吧。』

無意想起最後一次跟友人的對話，那溫柔到會讓人懷疑是否才是人類的魔族友人，聽完那些話，只是露出複雜的表情搖頭不再說話。你應該笑才對，即使損失一個朋友，但找到想共度生命的人在。還是個黃昏公主，想必可以陪伴非常久。

這些話他很想說，但感覺說了會引來對方的怒視，還是選擇埋在心裡。

洛迪晃晃頭把自己從回憶裡拉回來，一邊抵抗著塔內睡眠陷阱，一邊找尋封印破洞較大的地方開始拆解。

老實說，從人魔大戰結束封印到現在，已經過了百年時間。他不確定封印內的魔王還勇者是否活著，但從漏洞裡溢出的細微魔力來看，裡面還是有活物。

是好是壞對他來說也無所謂，他的目標只有解除封印，毀了這座塔。

達到長年來的復仇目標。

拆解封印、睡著、醒來、拆解封印、睡覺..... 在不見光日的塔內，重複以上循環的生活。

洛迪不確定從進入塔內已經過多久時間、多久日子。

在這裡只會因為符文感覺到困意，其他慾望就像是被停止一樣，感覺不到。若是睡著，還要意識自己是睡著的狀態才能醒來，總之麻煩到不行。

不過這大概也是能讓公主/王子常存活的辦法之一吧，什麼感覺都沒有，只要陷入永遠的睡眠裡到生命結束..... 面對逐漸逼近的睡意，驚得他用力咬緊下唇，讓痛覺喚醒大腦。

.

滴答。

從唇上滴下的血珠掉落在地面，眨眼間被封印吸收乾淨。

幾次自殘.....或者是睡覺睡出的口水，只要是帶有魔力的液體連呼吸也，通通都會被封印吸收。

厲害的編寫員，完美的運作機制，廢物的管理員。

這是連日拆解封印人的結論。

.

.

隨著封印拆解地方越多，陷入睡眠的頻率也逐漸增多，聽起來是件壞事，但也不全然是。

洛迪開始會做夢起來，夢到他處在同樣的塔內。封印的構造與現實一樣，不過上頭封印顏色與現實完全相反。現實是藍底水晶浮現著白光，夢裡是黑底水晶浮現著黃光。

原本現實破洞溢出魔力的地方，夢裡相反是跑出黑色疑似觸手的....魔力凝結物，還是生物？第二次進入夢境內的塔，那些觸手似乎對他的到來起了反應，不知道是歡迎還是有別有意圖，會捲上他的手指，或磨蹭他的臉頰，當作.....示好？

總之不會妨礙到拆解作業，洛迪自然也不會放在心上，隨著觸手四處蹭又捲得。

而在夢裡結束醒來，同樣也是感覺到倦意睡著。在現實睡著會進入夢裡，在夢裡睡著會在現實醒來。

現在演變成醒著拆解，睡也在夢裡拆解的生活模式。

原本那些觸手大概是小拇指的細度，而當洛迪又拆解掉一小部分的封印，現實封印是少了一塊發光的紋路，夢裡是那紋路下伸出更多的觸手，現在觸手集合粗度，大概有到孩童手腕的程度。

.

他睜眼醒來，第一個動作先是轉頭看地板紋路的顏色，而現在是黃光。

「我又睡著了嗎.....」洛迪喃喃自語爬起身，感覺髮尾傳來輕輕的拉扯，轉頭看到一根黑觸手捲住頭髮，注意到他的視線後放開晃了晃，像是在打招呼似的。

「早安.....或者說晚安？黑。」手指勾上觸手，友好的與對方打招呼。

即使自認不怕寂寞的他，在單人長久作業下，還是忍不住把身邊唯一會動的東西起了名字，打打招呼，偶爾聊天下(即便對方只會晃動或捲捲東西)，一點互動回饋都能讓洛迪打起精神，繼續做著拆解作業。

當他繞著封印走重新檢視狀況，黑會跟在後頭晃。當他感覺用腦過度，會用手指捲著黑繞圈圈，就這樣放空腦袋看手中的觸手被捲成一團後自動鬆開。

枯燥乏味的拆解封印生活，多了黑後多少起了點好的變化。看著觸手細心扶住差點跌倒的身體，洛迪揚起淺笑說了謝謝。

要是路得希維知道他在塔內的拆解封印生活跟一隻觸手當起好友，大概會嚇到跳起抓住人，大喊說要去做精神魔法鑑識吧。

想到那個畫面，洛迪忍不住笑出來。而身旁的黑，似乎好奇他在笑什麼，觸手捲上對方脖子，試圖用同樣的角度找出原因。

「啊...抱歉，只是想到一些事，沒有發生什麼。」閉眼側頭蹭了下觸手，冰涼的觸感讓大腦清醒一些，他舒口氣繼續專心在拆解封印作業上。

進行重複沒變化的作業，又開始昏沉的大腦，洛迪不禁向脖子上的黑搭話。

「你覺得.....如果封印解除，裡頭的魔王還是勇者，看到解開人是穿著女裝的怪男人、」他改姿勢坐下揉了揉跪到發疼的膝蓋，「應該會覺得很怪吧？說不定更糟點會覺得很礙眼。」

時間過久他早就不介意這身禮服長裙，但不代表別人不會介意，洛迪百般無趣拉起裙襬後又放開，低頭看著黑，「你最初看到也會覺得我礙眼嗎？」

看到脖子上的傢伙像是回答說不，那副左右晃動的模樣，洛迪忍不住笑著伸出手指點了點黑的頭，「謝謝。」

雖然不知道黑的審美觀如何，但至少知道自己在對方認知內不是怪人，讓他心情好上很多。

封印上熄滅的紋路逐漸加大，感覺離目標越來越近。洛迪除了喜悅外，更多的是焦慮。現在睡著是否能進入夢裡跟黑相處變成機率性問題，更糟糕的點是一旦進入深層睡眠，醒來也會變更加困難。

種種事情無一都在提醒，他的時間不多了。

「……真糟糕，睡著了。」睜眼看到黑有些著急的在眼前晃動，洛迪扯出苦笑伸手摸了摸牠的頭，「不過運氣也好，能再見到你。」

拆解這麼多，如今黑單根觸手的粗度也跟成人手臂一樣粗了，這樣的變化讓他小有成就感。

洛迪呼口氣抹把臉，正準備繼續拆解作業時，黑率先的輕蹭上他的唇。

「嗯...？啊、」還在意外對方突然這麼做的原因，直到自己手撫上雙唇才想起來。因為避免現實睡著，他咬破唇好幾次來痛醒自己，「沒事的，很快就會好起來。」

眼見黑還是擔心蹭著，不管撥開還是起身都會用其他觸手阻止。洛迪垂下眼簾想了想，快速地親上眼前觸手一下，而黑也如預料內的僵住不動，趁這時機他輕鬆地掙脫束縛，爬去封印中心繼續拆解。

他不好意思咬黑，只好親黑讓牠震驚一下停止動作。

而這招非常地有效。洛迪不禁得意的想，心中的焦慮也因為剛剛小事被沖刷掉。

待在夢裡的作業過程，因為有黑的陪伴，進度可以說是比現實還要好太多。想睡時會被對方拉起來走動，或者觸手拉拉頭髮、推推臉喚回意識。

有說過可以直接拍打叫醒人也沒關係，不過黑從來不用那方法。

這次真的疲累到即使觸手怎麼推拉，洛迪躺在地上沒有反應，眨著疲累的雙眼努力撐住意識，這時的黑會輕輕的用觸手蓋住他的眼。

『請好好休息。』從對方動作解讀到這意思，洛迪內心湧起更多的不捨，現在睡著實際會缺少未來相處機會。

「還...不想、」他掙扎著想拉開蓋在眼上的觸手，引來更多觸手溫柔的牽制。

一部分觸手壓制著他，黑額外分出一隻，輕又緩的撫過洛迪的頭髮。

『晚安，洛迪。』

意識逐漸散去的同時，彷彿真的聽到黑對他說話。

.
.

在回到現實前，洛迪做了個夢。畫面模糊但悲傷很真實的夢，回憶起來，內容好像是一個男人被眾人背叛的故事。

被神背叛、被教廷與王國拋棄、無知的人民在外頭歡慶。

只剩與他同樣傷痕累累的魔王在。

『————』嘲笑又憐憫人的魔王，對男人說了什麼。

洛迪想湊近聽清楚，但夢在他踏出一步後結束。

.
.

那是勇者的記憶嗎？洛迪動手解掉一個又一個封印術式，腦袋已經分神回想夢的內容，一邊對現世流傳故事做比對。

"他是被女神欽點的使者，代替眾神平定各處的戰爭，最後與神為敵的魔王戰鬥，用性命封印住魔王。"

若夢的內容是真相，那傳說勇者故事好像美化太多事情的樣子。

他手指畫出一個符號做結尾，又有一處紋路熄滅，看著剩下中心那三塊發光板塊，喃喃自語道「不管這座塔，還是勇者故事，都一個樣.....」

都是用讚美包住掩蓋裡面的惡意。

越中心的封印，編排越細膩，若是莽撞抽開一個字符，原本後面解開鬆散的符文會激起緊急安全模式，重新整頓、排列，又是新的完好封印。

真的很麻煩，但也同樣佩服編排出此封印的勇者。在上頭找尋不到任何教派的神文字符，全部都是般學習魔法上，隨處可見的符文。

不靠信仰的力量，僅憑自己的力量就做到這種程度.....撇除天資聰穎，也是有經歷過什麼，才可以做出來吧？

「若是可以，還真的會想跟勇者討教魔法的使用法。」解開醒來後的第14個符文，他忍不住抱膝讓使用過度的腦袋靠在膝蓋上休息，「.....如果您還在封印內活著的話。」

手指輕刮著封印漏洞邊，即使裡面滲透出的魔力越來越多，偵測下來，只感知到裡面魔力是混沌的，分不出是人還是魔族的。

夢境裡的黑是不是那混沌魔力的本體，他不確定。

睜開眼，發現身處在一片漆黑的空間內。這不是做了什麼夢，而是過於疲憊的意識沉到深處，洛迪掙扎著抓撓自身，雙臂、脖頸，最終狠咬自己手臂，才在現實甦醒。

「呼...呼...」像是溺水的人終於浮出水面，洛迪趴伏在地上喘息。疲憊發脹的腦袋想不起最後睡著時，究竟身在夢還是現實。

望著地面散發著弱光的紋路，先前整地散發著強光的封印，如今終於被他破解到只剩這一小塊，他情緒說不上喜悅。拇指擦掉唇上的血跡，自殘次數過多到身體也逐漸習慣這種疼痛，下次如果再掉入深層意識的話..... 或許就再也醒不來了。

「還想著或許可以出去，還可以看著黑睡去.....」語言裡滿滿的喪氣。他抱緊膝蓋垂頭悶住，周圍無人的狀況下露出脆弱的那面，「樂觀過頭了.....我、」

太過疲累，稍微放寬允許自己喪氣久一點，洛迪抱頭悶著幾分鐘後，大大吐了一口氣，粗魯用手臂抹掉眼角上的淚珠，坐起身子動手拆解最後的封印。

手指向上一勾，術式裡的字符換了模樣。指尖向下一劃，那段咒語黯淡下來。

快被睡意壓垮的身體止不住顫抖，連唇都要被咬爛，現在的洛迪只能靠著意志撐著精神。

已經沒有餘力去思考、去想失敗後果。就專注在拆解上。他趴跪在地上認真解讀最後一段術式。

仔細閱讀每個字，發現術式內字符排列，讀出來會在腦內轉換成一句

『這是已完成目標之人的歌。』

……原來勇者是用一生的經歷，來編排撰寫成封印對付魔王的嗎。

他垂下眼眸，對於要打破這精密深遠的故事，感到抱歉。

也為勇者感到不平，真正的故事被埋沒在此無人不知。

洛迪用手指沾點唇上的血，用鮮血改寫掉那句。

『不該止步於此。』

寫上最後的字母，封印光芒一併消逝，四周傳來震動碎裂的聲音。

封印解除，少了基底魔力的塔逐漸崩裂。

再不逃的話，會被建築碎塊砸傷。但他現在也沒有動身的力氣，就這麼放鬆側躺在地上。

看著身下板塊逐漸碎裂、散落，洛迪滿足的輕嘆一聲。

目標達成，他很高興。但見不到黑，感覺可惜。

後知後覺的發現，那段日子裡，夢境裡的觸手已經占據心理一大部分。即使到了臨死前，居然還會先想到祂。

對這點想想就覺得荒唐，但也由衷感謝黑的存在。

隨著地面塌陷，他放任自己墜入黑暗。

閉上雙眼，輕語說道「晚安，黑。」

.

『假的黃昏公主，解除封印後就這麼被壓死在塔內嗎？』

『不知道，聽說人類有派一整支軍隊去搜查，但什麼都沒有找到。』

『不過封印解除這麼多天，怎麼都還沒有魔王大人或勇者的消息？』

『有人說魔王和勇者已經死在封印內。也有人說其中一方活著，還順手救出假公主……』

「『就看你想相信哪種說法。』他們是這麼說的，路希。」夜空中，少女乘坐在條灰色巨龍上，開心分享在村莊打聽到的消息，「你覺得我們會在哪邊遇見洛迪？」

「嗯……遲早吧，」巨龍深沉回應道，「等哪天降落在哪片大陸上，妳感覺有，就會碰到。」

「這是把人家當探測器了？」

「我可是很認真地相信妳的直覺。」

「這次要去什麼樣的地方？」

「……法律紀律比較文明的地方。」

「路希記仇記好久。」低頭戳了戳龍頭上的鱗片。

「那傢伙可是把手摸到妳屁股上!!」想到那事，巨龍話語裡多了閃爍的火花，彷彿下次開口就會噴火出來。

「所以人家也把那人手折了嘛。」她抱上一邊的龍角，還拍拍幾下當做安撫。

「哼.....」

眼見巨龍被安撫成功，少女嬉笑的趴在龍頭上。

穿過雲層看到逐漸清晰的未知大陸。

開始期待在那邊會遇見什麼樣的事物。

本篇END